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閒居叢稿卷二十一
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一

元 蒲道源 撰

字說

王思進字說

王生既冠婚猶從余學一日具禮前請曰某以幼命名不合於義類願先生與易之庶幾緣名求義以自勉是亦教誨之一端也余嘉其意謂之曰汝以我一日之長而揭揭然以從我也惡得不以所聞告子語曰譬如為

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夫為山九仞以一簣之虧則前之功俱廢矣雖坦然平地自一簣而往則後之功可望矣此非由乎人哉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故聖人惜顏子之能進責冉求之自畫其意亦可見矣子其早夜思之必先立其志由學問思辨篤行以求至於至善如居偏方欲適中國問道所由行而不已安有不到之理若營營於競名躍躍於趨利苟目前之快自以為

得進之宜則非余之所望也生能以是思之則他日成
就詎易量哉生曰唯遂以簣為名思進為字云

劉德用字說

劉氏之子始從學於余惟以小字稱近欲載筆習史業
具禮前請曰某幼蒙先生訓誨今年及弱冠而名字未
立同儕稱呼者以為嫌願有以進而教之余觀此生於
其伯仲間頗醇謹可教為名曰懋以德用字之蓋取商
書德懋懋官之語懋者何勉之之謂也勉者何勉於德

也人能勉於德則上之人亦以官勉之也昔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人孝於親弟於長忠於君信於友行是數者以類而推修治勉勵必使有得於已則實行無愧令聞藹然求為時棄得乎德用名字之意如此尚勉之哉

解推官四子字說

府推解君四子曰榮宗榮祖榮德榮仁長與次則壯有室矣榮德以下年且弱冠從余問學一日府推君過余

請曰某四子名而未字敢請余不容辭敬奉其字榮宗
曰伯華榮祖曰仲顯蓋取古人所謂增光祖宗孝經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之義榮德曰叔章榮仁曰季元蓋取
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易元亨利貞元為仁而居首
之義夫字者所以尊成人之道而美其稱也能不恃所
稱之美思惟其義以充其實則善矣 榮宗更曰伯敬
取禮大傳尊祖故敬宗榮祖一字曰仲修取詩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榮仁一日季從取孟子仁義忠信此天爵

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譙德操字說

凡物之至堅者莫如金石金之堅火能鑠之石之堅水能泐之如是則堅果不可得而恃耶曰然也質之堅如金石者猶不可得而恃矧吾所謂道心惟微而物欲之熾有以害之歟譙生名堅從余學以未字來請為奉字曰德操且告之曰子誠能於日用動靜之間誠敬以為主求放心而操存之克去己私不為物誘講明義理固

執力行及其久也德性堅定向之不可恃者至是而可恃矣古之聖賢匹夫不可奪其志千駟不足動其心確乎不拔磨而不磷亦非苟然矣生懋敬之母忽

王克承字說

執器不恪或墜而毀舉足不審或跌而傷況其大者乎是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敬也王生學於余說語孟頗知嚮方年駸駸弱冠矣猶以小字行於夷等稱呼誠慊一日以名字為請乃取書說命中式克欽承語名之曰欽

奉字曰克承且誨之曰夫欽之為言敬也書中言欽者極多堯舜訓飭其臣止以欽哉二字則其義可謂博矣蓋人能欽必恐懼修省收欽持循內以承順其親外以奉承其上接承其友以至於一事一物之承無不克者生其勉之若夫美其名而醜其實者君子不為也非今日命名之意也可不謹乎

劉伯受字說

劉福自幼時其長者亦令從學今年踰弱冠鄉里之先

輩共與進之欲美其稱呼請字於余取士冠禮永受胡
福之語字之曰伯受蓋受之為義如器之受物隨其大
小而為之量人之修身以受福亦若是爾居家孝弟則
得父兄之愛出門敬讓則致鄉里之和勤儉則饒財謹
慎則遠辱凡此皆物之應其他可以類推矣伯受勉之
哉

宋宏舉字說

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三綱五常之道天地位人極立以

是而已國非是不治家非是不齊身非是不修雖名曰人實何以異於物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則仁義禮智信是也朱子小學題辭亦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綱者何維綱大繩也蓋綱舉則萬目畢張矣猶人綱常之道既立則百善萬行皆從此出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信哉斯言宋生當冠字之年猶以小字行其尊人公亮以為請余以師道不可辭為名曰綱奉字曰宏舉宏者大之義蓋取孔氏書傳序

舉其宏綱之語其命字之意則在此而不在彼也生懋敬之哉

周子敬字說

周生幼時嘗從予學年及冠猶以小字行介其同學友譙生來請名與字余以恭名之奉字曰子敬周生請聞其義余謂主一無適曰敬致敬於外曰恭體用相須表裏交正曲禮三千始諸無不敬洪範五事先於貌曰恭蓋敬以直內則非虛敬矣恭而中節則非足恭矣自生

所急者言之事親從兄持守謹乎孝弟待人接物一敦篤於誠信以至言動必恪有戰兢惕厲之心居處必莊無怠慢邪僻之氣使敬以直內涵養於未發之前恭而中節周旋乎從事之際能如是則由家而達於邦國之乎蠻貊無往而不可行矣生既以是為稱呼之美又當充為踐履之實云

蒲蕃仲植字說

姪蕃字仲植其父德衡所命也余為申其義以告之蕃

為滋多之義詩騶虞小序有庶類蕃殖書洪範有庶草
蕃廡植字與殖同用然有二義栽植也生植也合而言
之惟其培擁栽植然後生意油然而蕃息滋多矣如人
之涵養有素和順積中英華自發於外韓子曰根之茂
者其實繁膏之沃者其光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汝
試以是思之

樞機二子字說

樞機物之動者也言行身之動者也動而中節無往而

不善矣易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蓋動則吉凶悔吝繫焉聖人荅子張干祿之間亦不過言行之寡尤悔耳可不慎乎余故為二子立名曰樞者以思發字之曰機者以思度字之俱曰思者庶其時省而不忽也噫予既以是名而字汝矣又筆其義以示汝矣汝其思惟服行責之於身耶抑將仰人耶則吾不可得而知也

鄭文質字說

記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夫三代之俗所尚雖不同亦世變之降自忠質而至文猶四時之運不能不然也夫子生於周衰悼時文之勝歎史之闕文至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吾從周之語夫聖賢之於季世末俗之弊如砥柱之於頽波盖有確乎不拔者自常人則為習俗所移而不覺悟夫質勝則失於野文勝則失於偽二者不偏勝而得中則彬彬然君子矣鄭生名文質余以允中字之欲生本以忠信篤敬末以威儀辭章本末兩

端無過不及以成其德所謂君子哉若人之語將見其所歸矣

胡昌齡字說

胡宰伯充之子名禧字昌齡請其說於余余謂禧之訓福也漢書受禧祝禧齡齒也記所謂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洪範五福一曰壽則壽為福之最先者也壽雖天之所賦然能全其所賦則在乎人焉攸好德居其一禧果能知此則戰兢惕厲始於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終

之以修身俟天而立命將見如士冠禮所祝眉壽以受
胡福黃耆以受天慶蓋不期然而然矣

李思永思齊字說

李氏二生一曰涓寧一曰涓家嘗從余學一既冠一將
及矣俱未字其尊人倅君銘甫來請為字涓寧者曰思
永取書其寧惟永之辭蓋寧而至於永其為寧也大矣
致永之道無他顧吾所以自修者何如耳書曰慎厥身
修思永修身之要其目甚備臯陶所陳之九德思惟而

服行可也消家者曰思齊取大學身修而后家齊之語
夫修身然後可以齊家而修身之要不外乎窮理正心
家既能齊則凡所以事上治人推之無適而不然其詳
具乎朱子集註講明而力行之可也二生來前汝之伯
父秋谷公起自儒素以功勲德業為時名相為世聞人
汝父倅君亦克樹立以振風猷又非若他人比生等是
宜緣名求義勉強不怠繼繼承承俾不墜其家聲庶余
今日命字之意矣二生曰唯遂書以授之

王克新字說

明德無聖愚之分氣稟有清濁之異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誠而明之性之也明而誠復其性者也惟聖人氣質清明純粹不假修為如良玉美珠非塵泥所能汙其餘則不能無物欲之累善學者致力於克復及其成功一也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朱夫子釋之曰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

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至哉斯言予讀書至此未嘗不三復警省焉今王生為學頗知嚮方易其小字曰銘以克新字之生能以盤銘而銘諸心思惟朱夫子之訓以為力行之方惟日孜孜無少懈怠則庶乎有日新之功矣

李恕行字說

學明乎體用然後可以言學盖有體而無用則道為虛

器而不可行有用而無體則道為無本而不能立二者
豈容偏廢也哉欲明體用之一源無若忠恕之二字故
曾子指此以明吾道一貫之理子思引此以申道不遠
人之義其立言雖不同然所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
恕忠者體恕者用則不異矣嘗謂此心真實無妄推之
以及於人近而事父兄接交友達而致君澤民無所不
用其極矣夫子以是答子貢終身行之之問蔽以恕之
一言豈欺我哉李生自入小學以思忠名今冠而求字

以恕行字之生曾授讀朱子四書果能求書中所謂忠恕者講貫思惟以致其體用相須之義則不徒名字之美又將有以服行而有益於身矣

龐士先字說

文質不可相勝夫子既以先進於禮樂為野人何為復有吾從之語耶蓋周衰文勝時人不之覺反以先進文質彬彬之君子為野人宜夫子發之以示訓耳蓋質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質然後文可得而施人誠能以忠信

為本文之以禮樂猶甘可受和白可受采則彬彬然斯為君子之歸矣龐生名進字士先生方從余授業宜取語中如此條者熟讀審思庶知用力之方云

劉元禮字說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其行之也有尊卑貴賤等級之異揖讓進退威儀之節雖皆出於人為莫非天然一定之理各有次序存焉故書曰天秩有禮其此之謂歟劉氏子生溫厚之家從余授學其尊人切切欲其

有成也余亦懼其放逸而不循禮名之以秩以元禮字
之生來前余聞聖賢格言曰夫禮者敬而已矣曲禮首
言毋不敬敬則心有所主而禮可行禮行則事皆有序
無往而不宜矣舍禮則何以為人故詩有相鼠茅鷃之
譏生能從事於此居家以事父母出門以事長上接朋
友又推而至於克己私以復天理如顏氏所聞於夫
子者斯乃下學上達之極致生敬之哉毋忽

樂仲宣字說

漢中職醫之長樂義卿家世詩書而業醫著名其子詣
於黌宮執弟子禮既冠名以周翰而字以仲宣蓋詩之
崧高有為周之翰四方于宣之語詩之義以申伯吉甫
為周之楨榦而宣其德澤於四方也或者曰以是名樂
氏子而取訓無乃不可乎余應之曰夫古之人命名字
不必拘拘取義於身也亦隨寓以為稱呼而立訓耳蓋
子能世其醫而立其身為家之楨榦以施其衛生之術
於人亦吾夫子所謂是亦為政之意耳又安知不能立

志如周之申甫耶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或者曰然遂書以為字

關彥修字說

書曰慎厥身修思永慎者何敬謹之謂也夫修身而加之以慎者蓋非慎則修身何所主哉關生請名與字余既以克慎名之復以彥修字之修身之道雖散出於經書然大學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以及修身井井有序而修身之前先之以數者修身則其慎可知也至誠意章

於慎獨之說尤致謹焉吁聖賢格言具在方策關生能慎思而篤行之吾將見其身修為關氏克家之子又豈特稱呼之美而已哉

趙肯播字說

興元醫官趙君奉先之二子長曰肯堂字克繩次猶以小字呼請更名與字名曰肯播字以克紹蓋取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使與其兄名及字義類相比而書中克紹字不止一見此蓋以為子者因父菑而肯

播則能繼紹前人之業矣無逸之篇不云乎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趙生未至此不可不以此告生能以父母之心為心知所以謹戒則凡所以持身闕不墜前人之基業而愈光大之者生尚其勉旃

王伯循字說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程子曰性即理也蓋陰陽五行有理有氣人得其氣以為形必得其理以

為性率循也人能循其性之自然無所往而不善矣惟其梏於形氣徇於情欲誘於外物昧焉而入於惡者多矣苟不致力於學反躬以求之則又安能具夫天理之可循哉王生名理年弱冠求字於余拜而且曰某非徒欲美稱也將以為終身之訓故為表其字曰伯循書其義以授之生西軒王先生之曾孫肅僉元亨之孫也誠能深惟其義而篤行之尚弗忝於世德云

趙時雍字說

趙公濟之次子壻醫鍾氏踰冠稱呼無異於閭閻細民其友善者以為慊請名與字余以其居同里為命名與字且詢其兄之名字曰時敏字彥修因求其比類者名以時雍字彥和蓋雍之為義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夫堯舜之時仁義浹民民從其化是以致時雍之美今子幸生太平之世何異於唐虞之時苟能從化而畏禁使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昔周公曰爾室不睦爾惟和哉身行之於家推之於國人莫不皆然以協乎時雍之俗

如是則不徒時雍之名彥和之字以為美稱也又當思其義而服行之然後為有益矣

袁士貞字說

袁生名順福從予學介其同門友來求字余字曰士貞取易坤象彖辭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語蓋順之為義不拂逆之謂也坤豫備論之矣六經之中不可偏舉自其切於已者言之率性之謂道惠迪斯為吉不順乎親不可為子忠順不失足以事上至於接物處事莫非是理

人果能此福將安歸故士冠禮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雖然要不失貞固而已不如是則坤道既以順矣又奚待牝馬之貞安貞利貞可貞之贅耶苟不以貞而固則儀秦妾婦之道矣生讀書亦嘗講明其說尚敬之哉

陳逢吉字說

君子之獲福於天也非假祝史以求之惟盡夫已之所為而已故易經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

人於繫辭復贊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今觀大有上九之爻履六五虛中之信而能謙退不居志從於五得履信思順尚賢之實自然為天所祐夫人能踐履誠信謙恭巽順尊敬賢者而親之其獲吉宜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詎不信哉陳提舉之子名祐夙喪父克自樹立葬其祖以下十餘喪可謂孝而有志矣今冠而未字鄉人以為闕典來請奉字曰逢吉且申其

義云

李伯修季安二子字說

李君善甫家世業儒其子永與寧從余學性皆穎悟篤實可教冠而求字永字以伯修臯陶謨曰慎厥身修思永蓋求永長之道必自修身始先儒謂修身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謨伯修之義蓋取諸此寧字以季安召公奭所謂志以道寧寧與靜同義大學之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得其所止則善有諸已而為

學之次第至此無以復加矣季安則取是義焉夫伯修之修身思永季安之止於至善立言雖殊義則一貫蓋修身必欲止於至善而至善必本於修身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二子果能一是思之則兄弟之間相與講明而力行之則無愧命名與字之意異日卓然見稱於人使皆曰善甫有子矣

李彥修字說

李生從余學既冠矣猶以小字行為名曰敏字以彥修

且告之曰若知名與字之義乎蓋取諸商書說命之辭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夫天之降才於民初非有
殊特由學與不學而後分爾學之道必先遜志虚心以
為受學之地苟不如此則孰樂告以善哉又務時敏孜
孜而不舍則其所修者源源而來矣故論語首章聖人
以時習為訓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至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其義愈切矣夫口誦心維
真履實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之為文辭則據

經義之言也以之為德行則合倫理之正也此厥修乃
來之效也若夫綴葺剽竊為人而不為己若無根之木
無源之水是豈厥修乃來之事耶今予既以此命而名
若字又從為之說彥修其服膺焉

鉉鐸二生字說

鉉舉鼎之器也鼎之用大亨饗帝養賢聖人取象尤重
焉虛以受實以出非鉉莫能舉曰玉曰金其貴可知鐸
宣揚號令之具也金口木舌金剛木柔以相濟其聲和

而不怒用而能久振必以時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王侯思進新除廣元路
總尹來訪坐定作而曰簣也幼從先生學名與字皆先
生所命逮子銘等亦然今晚得二稚亦累教席下懼旦
夕從於任所不能長侍左右雖未及冠而字似為太早
計非欲速成蓋願有以誨之俾服膺不忘也余不敢辭
取與其兄銘類曰鉉字克舉曰鐸字克振呼來前謂之
曰鉉汝當莊敬篤厚使有任重之質以成克舉之功曰

鐸汝當謹信自持必時而動以收克振之効余老矣殘
喘苟在尚見汝異日有成矣詩曰未幾見兮寔而弁兮
若等其懋敬之哉

閒居叢稿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二

元 蒲道源 撰

祝文

祀三皇祝文

玄黃既判迭生聖神立極立命萬化陶鈞嘗藥制疾以
壽斯民德絕言象功無擬倫世免橫夭天地同仁施及
歷代名醫是遵討論推行得其本真遺經具在惠我後
人春秋虔祀牲酒畢陳報德不腆誠意惟臻

伏羲

開天立極畫卦造書人文始陳實為醫祖

神農

耒耜之利民乃粒食嘗藥之功萬世永賴

軒轅

神化通變儼垂衣裳問答著經醫教肇立

三聖祭文

宣聖

祖堯述舜師文宗武充塞堪輿照映今古如日斯明如
雨斯普萬世王祀斯文宗主

顏子

聞一知十服膺博約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三千之徒公
為其魁才為王佐舜何人哉

孟子

大亂之時列國分爭邪說並作楊墨肆行排斥異端扶
持周孔巖巖太山萬仞高聳

春勾芒神祝文

天運循環時維立春盛德在木發生之仁乃出土牛送
故即新式表東作爰屬茲辰敢設菲薦昭告於神願祈
豐稔以福斯民

風師祝文

鼓動宣暢行巽之權有圻甲解凍之功無拔木偃木之
愆孟春上丑牲酒揭虔願神享祐以致豐年

祀社稷祝文

主社

昔平水土萬世有功凡有國家祀典當隆仲春上戊詣壇致恭血牲醑酒以告神聰神其相之年穀願豐

后土

助平水土氏著勾龍有國有家報本則同功崇往古祀典則豐潔牲清酌以薦誠衷願神垂貺祐我三農

主稷

教人稼穡創始於神萬世粒食有功在民報本之禮率

土攸均仲春上戊血牲薦誠願神孚祐百穀用成

后稷

為農之師百穀首植萬民至今賴以足食功配於社祀
以為稷春中上戊牲酒報德願賜豐年俾民富實

祀雨師祝文

膏潤萬物浹於寰區沛然而來枯槁昭蘇聖明之世澤

不闕

醴酒割牲惟神是祈秋不作澇旱不愆期控此

微忱神其鑒知

祀雷神祝文

復於地中主陽之機壯乎天上行震之威號號其聲物
無不應上帝是臨實為號令首夏上申祀事孔明神其
昭鑒宣滯發生

祈晴崇城東門神祝文

間者陽德愆候雨泄雲蒸蠶老且簇麥秀將登衣食所
係夙夜兢兢收穫倘失饑寒曷勝翳尹土者德惠莫承
致茲天怒降此咎徵災於厥躬庶俾自懲奚為罪罰枉

及黎蒸彫瘵困苦天胡不矜願掃陰沴陽精皦升農桑
有望歲功以興敬舉崇禮心齋意澄匪神昭鑒孰可依
憑

又

天作霽雨害於嘉穀狼籍畎畝不能收穫大懼斯民上
無以供粢盛供賦稅下無以畜妻子具饘粥惟是政或
乖戾甘受其罰無延及於我民賜以晴曦俾成歲事則
守土之大幸也

又

陰陽闔闢惟神所司或水或旱呼吸由斯霑雨為沴歷
旬於茲農既力穡成熟有期實堅實好秋暘是資泥蟠
水漬恐致年饑秕政所召甘罰何辭民實無辜神怒忍
移願冀哀恫雲靈劃蠡太空無滓皜皜晴曦惠我豐歲
俾民用嬉感佩神賜何日忘之

又

嗚呼天哀生人之饑貧是用賜之以麴麥亦既成熟矣

而淫雨為沴不得收穫以食是雖賜之而不終惠之則
生人之饑貧竟不免矣維神闢陽闔陰實所關繫敢齋
沐虔告望屏除陰翳俾太陽宣精麴麥得收以成天之
所賜則惟神是依

祈雨羣望祝文

東岳

巍巍岱宗作鎮於東大生之號配以其東祠於天下誠
無不通今茲之夏蘊隆蟲蟲苗既枯槁民食將終維政

之秬願灾厥躬下民無辜實可哀恫維神之仁上與天
同願躋膚寸澤徧寰中槁苗勃興變凶為豐報神之德
罄以丹衷

崇德

惟王顯靈岷江正位王爵聖烈博濟徽號克稱能伏龍
而弭災豈不能興龍而致雨耶今以歲旱苗稼將槁敬
詣神祠誠以懇請惟神賜以甘澤俾其有秋

文昌

忠孝大節奕世著靈惟茲漢中廟貌儼若歲逢旱災徧
走羣望是用齋沐揭虔以告於神恭惟濟物之仁幽明
豈間願惠甘澤俾民無饑而吏亦得以免責也惟神其
相之

梁洋土主

常陽之沴月已再更粟將秀而莫能成稻既插而莫能
榮菽可種而莫能耕倘十日之不雨則民無以為生慮
將轉乎溝壑况能奉其染盛惟神血食茲土正直聰明

將與守土之吏同責任而非輕我今懇告以罄其誠神亦當請命於上帝沛甘澤以活斯氓

城隍

敬為天子於茲牧民城隍所依屬於有神幽明不同其責維均旱既太甚稻隰揚塵豐凶之決在此決旬灾自我名勿移斯人錫以甘澤賴神之仁

山河顯靈公

維公佐漢祖以開基駐梁川而興利豈收功於一時蓋

施澤於萬世嗟政拙而術淺視明神而有愧雖決渠而為雨奈旱魃之為祟俾溉灌之不足致良苗之枯悴惟堂堂之英烈貫古今而無異願力沛為膏澤惠我民之豐歲

王泉

西山之麓泉湧碧玉神龍所蟠雲雨斯蓄粵惟我農既植嘉穀旱魃為虐如焚之熯豐凶之決決旬可卜稅政召灾及民何酷我實有愧疋非可暴哀籲於神無厭其

瀆沛以甘霖庶俾沾足

崑山

巍巍崑山為鎮梁州呼吸雷雨應民所求今茲之夏插秧未周值茲旱暵龜圻田疇秋種不入為歲之憂政之不德民則奚尤願神垂憫沛澤旁流吏既免責農則有秋

木馬神女

歲豐民飽神祀豐好歲荒民饑神祀曷保今茲旱災害

我畦稻神忍坐視待其焦槁願降甘霖應此祈禱

社稷

於惟社稷民命所依今茲旱乾陽亢其威秋種不入秧
插而腓前頗得雨其澤甚微杯水車薪收功則稀我實
不德維神是祈願沛甘霖俾民無饑春秋以報醑潔牲
肥

風師

秧既插矣陽則焊之雨欲作矣風則散之敢告於神願

徐按之待雨之來則同贊之哀民無辜勿久旱之

雷雨師

天之號令職夫宣震天之恩澤主夫膏潤旱槁我苗憂
此田畯失今不雨俯仰將盡政有不德厥罰宜峻反移
於民逆而弗順求哀於神庶可救振殍然而催沛然勿
吝

祈雨崑山神祝文

惟神開闔陰陽手執化機常暘之沴厥月於茲農欲揷

秧田皆圻龜數日不雨必失農時失時無穀歲且薦饑
牝政所召罰其敢辭民實無辜灾禍忍罹齋心致誠敬
謁神祠再拜乞靈明鑒俯垂一勺之水甘雨是隨尚期
豐報以答恩慈

謝雨

巍巍崢嶸山作鎮梁川曰雨曰暘靈德昭然惟歲夏旱秧
不插田我用是懼亟往揭虔焚此心香挹彼原泉朝叩
夕應日不再還一勺之水散為數天憫農之窮恕吏之

愆施豐報薄心實愧焉願神終惠書此有年

王侯謁文廟文

茲辱君言畀以郡寄視事之始祇見學宮惟我先師臨之在上不負所學陰相是祈謹告

祀文昌聖父文

惟王乾坤毓粹神妙難名慈裕溫恭聰明正直篤生聖嗣簡在帝心畀以文昌陰隲下土越惟某等允荷生成報茂涓埃愧深俯仰幸逢華旦謹率同盟爰舉舊章式

陳明薦神其昭格介以繁禧

祀文昌文

越惟茲日載逢聖誕體神之孝謹延聖父聖母於正殿
式昭具慶之禮焉洋洋格思鑒此誠意

七曲聖父祝文

惟王精粹降靈中和毓秀神功不宰至德難名積慶累
仁篤生聖子忠孝大節奕世顯靈簡在帝心文昌是主
永扶洪祚陰隲下民時屆仲春恭逢睿誕某等祗循彝

典式薦明馨尚冀同盟永綏福祉

又

惟王道妙凝成神功不宰篤生聖嗣養極尊崇睿誕載
臨式陳明薦仰祈昭格允副凡情闕以闕聖母太后家
慶配祀尚饗

又

惟王慈仁惠和克配化育聖嗣光啓益大前猷敬父之
誠導迪民性春序將半初度載臨謹率彝章式陳明薦

尚其顯相斯文寔昌及此同盟以介景福肅共昭事永
永無窮

又

惟王乾坤純粹降毓元精篤生聖人尊為神父奉觴上
壽明祀有常某等謹率同盟敢伸燕賀願因家慶錫福
我人

祀七曲帝君祝文

惟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忠孝大節功被生民桂祿攸

司文昌宗主血食西蜀靈應昭然某等謹率同盟恭修
明祀洋洋如在錫以純禧

又

兩儀毓粹百行備躬乃聖乃神允文允武七十四世忠
孝一心英靈在天輔弼文教桂祿二籍陰隲下民某等
實圉鈞陶敬共昭事載逢初度式薦明蠲洋洋格思鑒
此誠意

又

聖不可加功難擬議文昌是主桂祿攸司忠孝炳然萬
世儀軌某等夙知欽仰俱囿生成遵用舊章式陳明薦
尚祈陰騭敷錫我人

梁洋土主祝文

惟王正直聰明血食茲土顯自唐世以及於今冊號稱
王威靈赫若捍災禦患民所憑依某等謹率同盟少伸
報本割牲醺酒薦此芬芳洋洋格思尚期顯相國安人
樂神化益彰敢不欽承縣縣罔替

解府推祀土主祝文

惟王聰明正直血食梁洋福善禍淫奉若天道某忝司
推諫防慮未周致茲重囚逸出囹圄追捕靡獲乞靈於
神未踰月旬繼踵就執惟彼大慈不逃天誅幸此庸疎
得免吏責陰相所暨我其敢忘醜酒割牲再拜祠下洋
洋在上鑒此微誠

秋谷平章遷葬祭文二

后土

惟韓國太夫人王氏之柩權厝於此歲月滋深樵牧無虞賴神保佑今茲改卜擇吉啟攢不震不驚尚祈終惠
渭川大河

欽承朝旨典護韓國太夫人王氏靈柩遷祔路之祖塋
經涉渭川大河賴神保佑俾波濤不驚晏然而濟

國朝醮事預祭風雨師

風師

天地橐籥行巽之權茲因醮事香幣揭虔停颺止烈休

徵應焉以介皇福成此勝緣

雨師

潤澤萬物助天發生國有薰修是用薦誠願祈陰相勝
事圓成肅則時若永祐皇明

又

茲者國有祈禳大修清供雲行雨施維神是司恐值陰
雨行事或妨敢告明靈願祈孚佑時若之應尚無爽期
白塔寺翻修正殿興工祭文

紺殿重修齋厨創構興作之始恐干神祇畚鍤方陳先
事而告願祈陰相俾無震驚

穿井祭神文

禁蘖之中卜鑿雙井既差穀旦畚鍤肇功用汲寒泉依
神受福

祭通惠河神文

維神主司靈源不溢不竭安其波濤利我舟楫何以報
之牲酒肥潔神其鑒茲永永無斁

謝雨祭金華五龍神文

維神珠宮貝闕水府沉沉無求於世金華之陰我以灾
旱吁嗟往尋鑿負勺水幸神肯臨應不旋踵惠以甘霖
祈哀乞憐罄我之忱濟人利物乃神之心有牲既刲有
酒既斟匪以報德尚冀時歆官民餞送旛纛饒音倘有
懇請願賜如今

祈雨祀金華五龍

升潛以時雨暘隨禱今歲夏旱不能藝稻下濕頗苗隨

亦焦槁徧走羣望日愈杲杲金華五龍深淵自寶靈應
昭然傳聞父老挈瓶求泉敢計遠道安置琳宮預期洒
掃惟神克誠豈薄蘋藻嗟我邦民殍死莫保望沛甘霖
天瓢傾倒滿集溝塍路餘潢潦我民送神旂幢華好繼
自於今敢忘洪造

雨師

某奉天子命牧於茲土夙夜思所以遂民之生而才智
不及又加以旱災境內之麥槁而耕者有之苗而不秀

者有之春種之物入土不生者有之稻亦待雨而秧而旱勢愈隆並走百神未之有感抑某有罪而當罰耶抑誠之未至耶某若有罪民則無辜誠之未至今則再懇願為三日之霖大慰羣生之望敢不精潔其心以報洪造

風師

歲以旱哉並走羣望雲集氣交雨欲下降而風伯奮怒吹使離散大懼獲罪於神小民耕種失業是用懇告惟

冀息威虛徐之力不至鳴條俾甘澍得施而有豐年之望敢不豐潔以答神庥

雷師

掌天之號令震驚百里助靈雨之勢今以旱災祈懇百神未有感應亦由誠之不至而罪之不自知也是以有叩於神願震旱魃之妖助雨師之施俾民生獲遂豐歲可期敢不敬修祀事以答嘉貺

謝雨祭文

近以曠旱禱於有神舉意云初即獲嘉應優渥既足枯
槁勃興哀此窮氓舍予有罪敢不答謝以表微忱醺酒
割牲仰祈昭格尚冀雨暘時若錫以豐年終始生成永
依大造

祭太歲諸神文

惟神執天之符持地之紀慎守方土各值干支某伏為
祖先未有祠室夙夜思念不遑寧居乃於東北相厥攸
止方白日吉立柱上梁伏願不震不驚介以景福維陰

有以相之

卷二十二

閒居叢稿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三

元 蒲道源 撰

祭文

祭僉憲王元亨文

嗚呼西軒夫子倡道漢中天畀二子若憐此翁長職教
以克承次游宦而亦通夫子厭世歲星一終方哀伯也
之奄逝豈意叔芳之遽從何吾道之不幸而一至於此
窮耶惟公克家之孝報國之忠交友之信事兄之恭守

學之正蒞事之公明白洞達表裏昭融由清慎而選中
臺之吏以剛直而乘御史之驄繼分憲於蜀西復改旆
於江東不畏強禦也負埋輪之意氣慨欲澄清也凜攬
轡之威風至於約已祿秩之奉為親甘旨之供在鄉黨
有愈自卑之意斥奸惡有不可犯之鋒具此全能方期
於大用夫何一旦遽聞於告凶嗚呼哀哉以賢勞而得
疾兮擠奇志於九原之下凌浩蕩而遽歸兮歛英氣於
一木之中從西軒與伯氏往胥會於幽宮酌祖觴而一

酹寫子等之哀恫

祭興元路宣差文

惟侯性無忤物量足包荒坦白真淳不見一毫之偽雍
容謙遜弗知三品之尊德既如斯誰人不服又况祿至
二千石而無擔石之私儲壽踰六十年而有百年之遺
愛去歲小君之薨逝尚切痛傷祇今嗣子之孤煢未能
成立興言及此隕涕無從某等託在下風久塵清接目
睹輜車之邁耳聆笳鼓之悲天亦興哀雨如助泣聊申

薄奠以寫卑情

祭路宣差夫人文

懿哉夫人配我元侯惟此元侯德量弘優不忒不克不貪不求相彼侯德可知內助何啻其年竟至大故悽風寒雨行路嗟咨一觴祖奠侑以哀辭

祭史拱之先生文

嗚呼始予讀書於明善齋先生實助夫訓蒙闕朱墨以流汗鬢斑白而成翁余痴幼以何知時問疑於下風闕

四十有二歲可知夫先生壽考之隆食再生於兒齒視
瞭然於方瞳蓋清心而寡慾惟安分以固窮有以全夫
天之所畀凜然如傲歲之長松昔漢伏生及衛武公皆
九十而彌劭而先生則與之同慨余先子眉山之鄉人
耿長庚臨旦而將終今則已矣胡不哀恫柩前哭而致
奠尚舉予之一鍾

為杜克欽祭母文

嗚呼鞠育顧復恩惟罔極嗟我為子報蔑涓埃違親遠

遊亦冀有立今則已矣痛悔何追湯藥弗嘗寔窆弗視
聞訃奔喪幸得還家哀慕不寧音容如在謹以潔牲柔
毛粢盛醴齊哀薦成事尚饗

祖祭薛宅崔氏文

惟靈安靜柔嘉閨儀肅兮儉素勤助婦功篤兮克相厥
良盡雍睦予雖益其子能勉勗兮德既如斯壽胡不闕
兮知者歎嗟泪陸續兮我作祭辭以奠以讀兮

祖祭北溪老人李天錫文

醫學成家靖重老成拙於競利工於衛生不忤不求安
分知止德豐慶隆天錫二子長登仕版次領醫流田畝
杖屨歲晚優游七十古稀壽已踰闕屬續精明得正而
逝猶有可憾胡不期頤北溪之原遽成永歸不鄙晚學
忘年相好祖奠涕流誄文以告

祭李子文文

嗚呼子文而遽止於斯昔君跋涉乎雲南萬里之遠謂
功名之可期握予手而不忍別泪承睫而莫持予強笑

以寬勉然此心之孔悲謂暫睽之終合復談笑以熙熙
如長庚與殘月耿相望於天涯我憶君而不置君思我
而可知屢升堂而問信間遲歸而有時昨因訪乎令弟
同佇立於門西報君來而不見僕牽騎而含悽予私心
之已怪纔入門而果啼噫進前而問故死瘡癘於蠻夷
嗟道路之迢遙但函骨而致之神恹恍而若失淚縱橫
而交頤此真耶而夢耶久瞪目而若痴嗚呼予文君真
死矣中國之人異域之鬼惟君聰敏好學不墜世美富

於經術旁貫方技切磋之益言論疊疊暇日相尋不彼
即此某情合義同蘭臭可比孰謂數人獨君夭死注目
南溪悠悠逝水游從之地不復見爾嗚呼垂白之親未
覲之子相對長號孰究天理唯故鄉之一念魂歸來兮
庭止懷我故人設奠讀誄惟君聞乎不聞慨一慟而永
已

為李子直祭兄文

嗚呼先君之歿我兄第三人不幸伯氏亡於外惟我仲

兄勤勞恭儉用稍充給亦欲奮厲以光大先緒是以有雲南之行今年之春聞兄歸信不意到家乃函骨耳嗚呼天不佑善而至此極耶手足既斷肝腸欲裂堂上之親復何望耶昔成都之別誨言在耳當服膺拳拳斯不負我兄之託謹擇吉辰從吾先君於北原之塋姪男方幼當教養成就俾奉主後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卒哭是期潔蠲以告兄其有知實鑒臨之

為何茂實祭李氏父執文

噫先君之存日蓋與君而為友惟義氣之激揚殆志同
而心偶豎相約以比鄰又忘情於杯酒有言話以相尋
分始終而逾厚痛我親之先逝喜夫君之得壽惟君剛
毅果敢明白洞達柔不侵凌強不懼怯能禦侮於鄉社
才實近夫豪傑况家資之日厚與貴游之交結每供具
於鮮濃時憇息於林樾忽二豎之為殃歎百醫之無策
享年過於七秩壽不為之夭折承家得夫五子祀不憂
於乏絕蓋在公為何憾於我心而悲噓悼先人之執友

如曉星之俱滅致薄奠以陳辭拜柩前而永訣

祭梓人王提控

惟靈派流江漢名擅工師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深得
傳之巧大木為桷細木為桷殊無可棄之材血指汗顏
羣工拱聽引尋執杖大厦立成運郢人之斤成孔聖之
宇不計其直克成厥功用能享壽考之多有子孫之衆
或聞凶訃益重歎嗟愧非柳子之才為述梓人之傳聊
陳祖奠以答勤勞

秋谷平章改葬祭顯妣韓國太夫人文

嗚呼昊天不弔早失所恃幸承遺訓遭遇明時榮寵渚
加忝聞大政祿弗及養哀隕曷勝請告未俞展掃遂闕
越惟顯考旅殯覃懷夙夜憂惶欲謀合葬茲因餘慶仰
荷天恩啟國錫稱光賁泉壤命官治具遷祔祖塋舉柩
之初敢以誠告恩靈如在舍舊圖新無震無虞對此休
命待營玄域從我先公永奠攸居縣祀罔極

興元路祭韓國太夫人文

茲者朝使護輿發自漢中言歸祖兆忝牧於此敢不欽承上命以佐治具恭惟太夫人冢嗣為國名臣光輔元聖忠嘉顯著表前日之義方福祿鼎來發向時之潛德柔儀懋範愈久彌新薨逝歲深莫遂升堂之拜啟行路遠徒伸祖奠之誠仰冀淑靈俯垂昭鑒

祭考君焚黃文

某偶承乏使獲供奉于翰林今天子與賜封贈之恩考君得贈七品官從仕郎母趙氏封宜人此皆祖宗以及

考君積慶之所致而某等幸蒙成爾生育教誨哀慕兢
業惟恐有負惟尊靈其相之謹命次男承事郎雲南諸
路肅政廉訪司知事蒲道銓以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於
墓舉焚黃之典謹告

祭顯妣文

某仰承積慶忝仕於朝初匪忘親貪戀微祿實以家世
簪纓所傳黽勉庶幾用光遺緒既蒙封贈子忝世科先
德致然自惟何力因循於外覲省曠時得告言還行及

鄉里始聞凶訃慟哭何追嗚呼養生既乖送終弗及負
此大罪天地曷容小祥修臨設此菲祭不勝哀慕如見
慈顏尚饗

祭辛伯遷文

嗚呼伯遷明敏達時儒以為質吏以行之推擇進用升
於憲司如車發軔如驥方馳按事至鄉賀者熙熙云胡
俄頃變故如斯前日眷聚今作孤嫠前日笑語今作悲
啼車僨驥踣行路嗟咨子於我門執經訂疑重以子姪

婚媾維持視子屬纊痛徹心脾往歸北域覲晤無期文
以告哀侑以酒卮

祖奠董教授紹昌文

維靈眉山盛族家世詩書壯歲北徙以儒業醫老成忠
厚心無自欺唾面自乾不校雄雌捐金報本開天有基
天道不僭報獲其宜晚膺一命為醫之師癘氣所染吉
門可疑造化終相痛苦莫施起居如常屬纊弗迷七秩
有五恨不期頤惟我先子共飲玻瓈繼以締姻夫豈人

為亦遽逝矣重我悽悲祖奠永別靈其鑒知

代王思進都事祭禰焚黃文

維某仰被生育訓誨之恩資給之惠俾讀書從史粗有
成立通名仕版今聖朝推恩於下以勵臣子為忠為孝
顧某庸愚何以及此考妣得以六品官贈光賁九泉皆
先世陰德之報敢不益自勉勵服行遺訓以答至渥之
德但以身縻職守遙望松楸不能展掃曷勝悲愴惟尊
靈其鑒之

祭董仁亮文

嗚呼昔我顯考與君先人共飲玻瓈氣味相親默契天
合果獲締姻嗟嗟仁亮慙實溫純好逾二紀敬愛如新
不意遘疾有百其晨醫殫厥技祝禱於神暫已復作竟
殞厥身謂之弗壽世罕七旬謂之闕闕姓類我斯真處置
無憾死與生均我迷我悟聚散屈伸所恨永訣能不悲
辛有酒斯酌有肴既陳欲君一舉勸侑無因撫棺慟哭
奚止霑巾

又

嗟哉仁亮壻我蒲宗先君晚歲情愛所鍾有齊季女未知適從暨于垂絕付囑申重奉以擇對惟君乃逢質直慎言罔愧南容親密既久款接彌恭曾是遭疾荏苒去冬幸然少差遽爾變凶西郊有墅馬鬣為封郭門祖餞哀痛填胸一杯永逝無復迴蹤

祭妹文

嗚呼我妹遽至於斯我兄弟俱已衰老歲時伏臘祠祭

祖先望汝來歸今不復然矣汝病時我等及良醫救而不能汝雖不及囑我後事我等處置如汝之心汝之聰明亦當知之惟棺斂送葬盡心無慊今又百日以汝平生好善為汝修設明真大齋超度汝夫婦亦如汝之心終此生矣痛毒奈何幽冥之中想如平日

祭姻翁王福臣大使文

惟靈外發謙冲內根淳質謹身無玷亦既克於保家教子有方尚不墮於前志宴賓惟恐其怠交友能盡其誠

較之同儕具此衆美胡止中壽未享修齡常人猶共歎
嗟況我久敦姻好今扶靈柩歸葬先塋敢即路隅畧陳
祖祭舉觴一酌與涕俱零

祭子

年月日孝子燧以祖父命謹告於考隱君之靈父歿周
暮喪曾祖母適隔翼日哀痛何勝今值大祥同伸奠獻
代蜀省郎中巨德新祭考妣焚黃文

某自惟生鞠之恩欲報罔極向因游宦墳墓遠離今閱

歲時汎掃莫及先世積德慶集其躬進位朝班獲蒙恩
贈官守所限祭告未遑茲因備員往佐蜀省過家上塚
榮耀里閭顧瞻松楸曷勝悲愴謹錄宣副禮具焚黃尊
靈有知尚祈昭鑒佩服寵命保佑後人

哀辭

挽王復亨母

惟大鈞之播物兮數各乘夫耦奇其不然而或然兮亦
視人之所為噫夫人之淑懿兮乃百福之攸基偉西軒

之倡導兮為學者之宗師自結綯以相敬兮其德實能
配之蚤丁時之孔棘兮初未聞乎磷緇洎晚節之熾昌
兮仍儉勤而自持慈和以為膏沐兮曾脂鉛之不施豐
潔以供祭祀兮但菲薄而隨宜篤二子以成材兮煜然
有聞於時撫諸孫以怡老兮秀莖蘭於瓊蕘何衰疾之
遽垂兮中荏苒而求醫七秩不為不壽兮恨不至乎期
頤以正禮而送終兮絕浮屠之蠱疑棺槨衣衾之華美
兮盡嬰盛夫威儀齊衰哭而僻踊兮行道之人亦悲俾

夫人之名沒世而不朽兮或有見余之哀辭

題李教授父誄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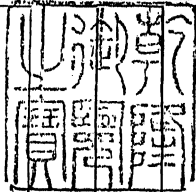
惟大鈞之播物兮初何有於愛憎其窮達與修短兮亦
氣數之相乘嗟若人之雖逝兮念素行之可稱孝弟行
於家庭兮信義著於友朋矧賙卹於貧乏兮奚強畏而
弱陵彼屢變而莫定兮我則固而有恒壽胡不副其德
兮用又不充其能蓋穀滿而必發兮豈抑久而弗興有
諸子之力學兮皆全器而克承但未識而遂已兮賴誄

辭之足徵

何氏宜人哀辭

猗與夫人兮生而靜專於士族以毓粹兮習如自然既
在家而孝於父母兮罔或微愆笄而歸於蒲宗兮奉以
周旋惟服飾之儉素兮不事華妍雖汲爨之弗辭兮養
舅姑以勤拳有桓少君之風兮夫自慙非鮑宣羌祠祭
於祖先兮躬濯滌而潔蠲見諸叔之胥會兮具飲食之
芳鮮補紉尊幼而弗輟兮雞既鳴而未眠教子而不溺

於愛兮屢以言而勉旃果儒科以祿養兮人謂光前獲
從夫而受封恩兮報豈非天校桑榆之享福兮斯可為
全年七秩而終於正寢兮亦得中年自侯牧以下皆送
終兮觀者駢闐作哀辭以書素旗兮庸述其賢



閒居叢稿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閒居叢稿卷二十四

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四

元 蒲道源 撰

墓誌銘

青渠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無疾字復亨西軒先生諱得輿字載之之長子
世為獲澤高平人辛亥侍親游漢中因家焉曾祖諱壁
字潤夫祖諱仁政字道亨皆隱德不仕西軒始以伊洛
之學倡道漢中創立廟學作成士類前編類世祖皇帝

實錄時於高人逸士科已附上矣其平昔行誼蘊括備見門人李孟與夫臺省請謚之文見奉中書省判送禮部議擬得王西軒生前雖曾勅授儒學教授以目疾力辭退處於家終身不仕其高風實行與許魯齋同稱即係蘊德丘園聲實名著之人也擬合遵依故典聞奏贈以美謚相應今已附奏事房祖妣張氏勤儉雍肅以母死兵亂終身不事華飾先生天資粹美又得家庭之訓少力學為養故時至田畝未嘗不挾經自隨及長學成

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亦以性命道德為說總府屢辟俾
攝教官以養親懇辭不就諸生等相率狀其文行上憲
庭願得為師表憲司以茂才異等不求聞達薦之勅授
興元路儒學教授先生嗣前人建學之規完所未備修
講堂齋舍更衣等屋數十楹孜孜焉忘寒暑朝夕日進
諸生講解其間以朱子四書為入德之門既通然後及
餘經若史循循有序後生程式之文一長可取者稱獎
激厲以是翕然尊敬之大德改元聖天子詔興學養士

田屬官而閒者撥充贍學先生詢訪田之合詔格者累
申覆上司乞撥付既得請然多為權豪陰據嘗曰此職
分所當為也詣公庭爭之得田千餘畝置簿稽其租出
入設司計一人掌之以供春秋旦望祭奠及修補廟學
之費餘給士之老而貧及士子之幼而孤者已無一粒
之入焉人咸服其公西軒家法嚴肅先生極孝承顏養
志未嘗少拂甘旨之奉不以貧而或闕始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者七日柴毀骨立父有嘻其甚矣之嘆作詩勸

之及丁父憂年幾五十矣其哀毀有過自初喪至葬祭一遵文公家禮雖期功之喪亦必自盡而不苟親黨及鄉里有喪者必就正而取法焉外舅母孀居嘗病惟一息在遠方先生躬自延醫嘗藥視膳及卒室如懸磬為率其諸壻持服哀臨且貸錢舉喪與外舅合葬於已地焉至於親戚知舊之喪無力者助之無地者畀之未嘗有恡惜之色其無後者親視其棺歛深窆窆葬之尤切戒人焚毀喪者真得古人匍匐救之及於我殯之義其

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某宦遊四方或奉使及告歸入里門趨至家祿俸餘資不入私室則奉獻之旦夕聚子姪行定省之禮相事有如父子先生經理家務仰事俯畜俾無內顧之憂晚年以空言無益絕筆不作築亭家塾之南字曰四勿箴以自警有千載而下顏跖異同勿兮勿兮一字之功我思古人敢曰倫擬恐因斯築工夫斯始關中蕭徵君維斗為書扁及銘以寄之大哉乾元萬物所資至哉聖傳曰仁是為元統天道雲行雨施仁專

心德著而禮儀伊何未仁形氣有私勝私復禮渾然秉
彛昔在顏子聞諸聖師明睿大勇請目靡疑視聽言動
有禮與非凡厥非禮一勿是治黃間在機六師在縻三
千三百循循罔差茲約禮初博文自來心過不貳三月
不違欲盡理粹具體而微千載準的如日星垂矯矯王
君蚤聞禮詩講道漢褒多士景隨於理於欲明析毫釐
學顏所學四勿題楣造次顛沛念茲在茲以多問寡興
起懦衰敬內有範制外有規努力相望死生以之先生

惟寬厚樂易平居與人言如不忤物者洎臨事確乎不移及解教職即不復從調澹乎以經史自娛而疾不起矣疾革時忽夢中語曰子從何來及覺子惟田侍問之曰適有嘉客自程夫子至蓋其平昔景慕程朱之學形於夢寐然也易簣曰吾于西軒垂範躬行不逮汝曹勉旃享年五十有八時親賓及門人在旁者皆慟哭曰世寧復有斯人耶配劉氏甚賢佐先生養親能得歡心閨門雍睦殊無間言先卒翁媪制服哭之慟生男五人曰

惟昌惟輝惟同惟田惟康女二人曰純曰緩繼氏景氏
生男三人曰惟擴惟宏惟寅女二人曰薰曰芸孫男一
人曰孔孫女五人曰巽曰順曰瓊曰憲曰蕙以其年夏
五月丙午奉柩歸葬於褒城縣麓堂鄉西阜之先塋

三務提領崔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世為平陽洪洞人壬辰兵後譜牒逸墜不
可考然崔氏歷代以來為顯姓大父諱堅父諱善娶某
氏君弱冠克自樹立時平陽始附國朝事皆草創守

闕

冀氏縣尉陞為尹縣事以闕

管軍千

戶并與魯官後隨軍至興元因家焉屢更錢穀之任以能稱君性剛直人有一毫拂於己必求伸理雖強禦不畏或以為許實非也以大德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初娶翟氏卒繼解氏卒繼蘇氏子男五人長天祐翟氏出娶王氏次天祥解氏出娶楊氏次天輔天麟天禮皆蘇氏出婦喬氏王氏張氏孫男五人孫女六人皆幼以是年三月壬寅卜葬於興元府南鄭縣開化邨

西庄壬舍其妻蘇氏與天輔等來請銘銘曰惟若人兮
直匪頗年既修兮子孫多瞑目幽堂憾復何勒銘茲碣
永弗磨

孺人鄧氏墓誌銘

孺人鄧氏今漢中處士任君元善字東鄉之配也其先
滄州人金末播遷譜系逸墜父諱某國朝之壬寅年從
先鋒帥禿薛公征蜀以功為興元招撫因家焉孺人自
幼聰慧未出房閨已閑儀則勤於蠶織工於剪製任君

之母趙氏選以配子既歸任宗已不逮其舅事姑以孝睦親以和御下以慈處家以儉姑甚憐惜呼為愛女然未嘗恃愛少有違懈執姑之喪哀戚尤甚任君讀書行古道冠婚喪祭一遵文公家禮孺人相之克協儀軌其於薦享戒具滌漑必躬必親或有故則中心缺然不寧始於家道未充織緝之外專業蠶桑蟻飼鹽簇風雨寒燠節適法無不得宜歲獲甚豐遂致完美漢中治生者取以為法性端慤秉義族人以事不平來質者必以理

諭之不顧其怨後皆感服任君內事一以諉之然未嘗
專制必參決而後行子出任戒之曰汝從學西軒王先
生之門其人朝野推重措紳以為模楷今當景仰踐履
勿使愧辱庶不負汝父母之望可謂慈而能教恩不掩
義者也以大德甲辰八月十一日辛卯以疾終於正寢
享年六十有五將以次年正月十四日葬於南鄭縣味
溪村叅園之吉兆子一人曰輓為蒙古教授娶前興元
行省詳議官苗君仲平之季女女二人長適巴州尹雷

承務之子仲威次適前南鄭縣尹王從仕之孫瑾孫一
人曰侗以善狀一通來請銘某鄉邑晚進視任君先輩
又與其子輓遊雅知孺人之德為婦為母始終無憾訂
其狀不誣銘曰噫猗淑姿婉有德順姑心修婦職奉
盛躬蠶織家既豐子能飭得中壽歸玄域惟北原王
靈食無壞傷詔罔極

提領杜君墓誌銘

杜君諱和字義夫其先平陽之襄陵人兵後逸譜牒不

克記其先世父諱海國初為河東南京等路征行先鋒
總管領兵渡河直抵洛陽西南攻破亡金御城山寨有
功都元帥塔海嘉其勇敢聞於朝錫以銀符洛陽之役
俘百餘人歸以歲饑悉縱之有感恩而不忍去者歲壬
寅八月從帥塔海西征蜀師次長安之灞河九月十日
以疾卒於軍年四十有二母陳氏澄城縣陳氏之長女
誓死守節君時甫五歲兩目幾喪明陳氏竊憂之日夕
露香祝於神曰妾既守寡子復失明將何所依神其聽

之願垂哀憫若此子目復明自願為黃冠以答神貺庶
子母得以相保未決旬君目如初由是參禮掌教洞明
祈真人為師真人親書妙安名以授之遂至同州依父
母家建玄菴為棲息之所不御葷酒清淨持戒凡三
十四年未嘗少替歲甲寅君年十有七母陳氏語之曰
汝父早喪汝叔父煥自丁未歲任興元鎮守百夫長汝
盍往問安焉君應曰諾乃即日趣裝來漢中省侍叔煥
同爨以居興元防城總管王逸之納為長女贅君痛念

母老獨居不得終養言輒涕下哽噎不自勝壬申具馬
乘至同州載母至興元以養凡滄瀘溫清如禮至元丁
丑除充興元路都牙場副使克稱所委居無何興元金
州等處安撫司知事高安建言規辦課程事行中書省
就擬高安為金州茶場酒醋都稅使司大使君以才擇
充副使果辦最辛己母陳氏卒年七十有三君居憂畢
復授興元路扼茶提領之職以母喪未葬不就歲丁亥
親負母之遺王合葬於襄陵之先塋累石為塔高一引

有半并刻石以誌戊子省檄除充興元路洋州都酒醋
稅使司大使既復任興元路山河等堰提領修葺有方
堰固水足農民便之晚年不復仕進於南鄭之北五里
而近卜築為終焉計其治生用具皆有法度故能化竒
為贏直居之西有堂西溪王禮部子勉字以適安又有
亭曰思齊廉水全御史君集為書其扁君生於多故繼
不及學然天資孝愛所居立祠堂亦遵朱文公家禮設
主四時致祭其才力精敏有思未盡其能以大德甲辰

九月五日卒壽六十有七以是月某日奉柩葬於南鄭縣召村之塋配王氏先君卒繼周氏歐陽氏一子曰伯恭前受省除南陽府郟縣酒醋都稅使司提領女一人壻張清前興元路應辦副使伯恭等既以禮葬君後二歲來請曰伯恭之先人生於晉卒於漢中不有紀述恐後之人迷厥初辭不獲銘曰惟杜之先出祈姓戴侯而降族逾盛君雖中微所傳正才氣明銳可從政生於襄陵葬南鄭子孫繩繩襲餘慶

守素大師女冠錢善道墓誌銘

善道姓錢氏杭之錢塘人吳越王鏐之後也在南宋理宗時生十有三年入侍宮掖至元丙子宋滅隨其君來朝留京師奉睿聖皇后懿旨於其年之九月望日俾居昭應宮禮其宮提舉通妙大師某為師度為女冠賜紫衣愈恭謹守道齋心奉香火朝夕課經祝聖壽以報答恩遇為務餘力則經紀宮事繕葺琳宮無少懈怠賜號守素大師以至大己酉三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六其

徒陳守中李惠清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求銘

以誌之惟師以亡國之餘被維新之澤洗滌塵垢享清

福三十有三年之久亦可謂瞑目無憾矣銘曰吳越王

歸於宋氏孫曰自然命為道士有淑其裔歸我聖元隨

被中旨

闕

黃冠惟表忠觀與昭應宮三百

闕

異世

同風錢氏有德縣縣其澤

闕

素師允蹈前則爰清爰

靜以終

闕

何以臻斯繫我皇仁

嚴子詠墓誌銘

君諱沂字子詠建昌南城縣人也始祖長源公徙城西

父仁

闕

字周卿母

闕

氏由周卿而上六世讀書皆潛德

不耀君為人質實矻矻自守不喜嬰

闕

務勤儉治生閉

門教子孫書曾一

闕

盱江書院掌書輒自棄去終身不

闕

祿仕然篤於為善睦姻族鄉黨稱其信義至元癸未

某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娶李氏生男二人曰履祥曰

德輝長娶吳氏次娶宥氏女一人壻石山章孫男四人

曰子班曰士光曰壽逸曰平逸以儒業醫壽逸充南豐

州學正平逸撫州金川教諭孫女六人俱適人曾孫男
八人女二人以至元戊子某月日葬於南鄭縣古塘之
陽先塋嘗謂士之處世雖無功業見稱於時然知分自
守不失為鄉里之善人視世之不度德量力而冒沒奔
競者亦賢矣况久畜必發久塞必通固物理之循環者
安知不在後人乎宜君之子孫詵詵其多也越葬二十
有九年其孫壽逸致其父命託鄉友左祥求銘墓碣余
時供奉翰林文字詳職書寫懇請不容辭銘曰閩焉不

怠於善學焉不志於祿人處之而弗堪已泰然而自足
紹先世之畱畬猶未逢於歲熟閔幽宮而永寧福慶綿
於嗣續

劉君墓誌銘

劉氏本顯姓中微業農君諱成無字以質樸不能紀錄
由曾祖而下至君之父俱不記名諱所可記者曾祖始
居趙之寧晉縣娶某氏生君之祖祖娶劇氏生三子仲
子乃君之父值金亂祖奉曾祖攜其子等遷於曹州之

成武縣因定居焉三世皆葬於其縣之寶閨鄉君父娶
傅氏生君君性純實勤勞稼穡自奉甚約家以優裕克
孝二親教其子以成人鄉黨敬慕配王氏生男二人女
二人長曰毅娶某氏次日某娶某氏女俱適人長孫氏
次朱氏孫男三人君以某年月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
男毅克自樹立以仕易農得推擇為禮部繼掾留守司
滿考勅授承務郎廬州陸安縣尹政績可稱母王氏猶
及祿養壽今七十有七子毅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君之

柩葬於先塋將葬毅來請曰先世不幸絕無譜牒可考
毅不孝喪父葬又不能誌為罪甚矣敢固請其不獲辭
因喟然曰古之卿大夫起家農畝者多矣今劉氏之祖
先劬勞積德以遺其後人安知不自是而昌大乎為次
序其事而銘之曰孝弟力田在漢有科今雖未遑天理
不磨從事於斯粵惟劉君謹身則孝不墮由勤父菑子
穫有卓惟毅克承其休邑長之貴於葬於祭視前有豐
幽靈不昧奚憾於終

大正十一年

閒居叢稿

四

閒居叢稿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五

元 蒲道源 撰

墓誌銘表

節婦曹氏墓誌銘

泰定乙丑春興元府史党復初持其亡祖母節婦曹氏
永終堂詩卷來求詩於某其堂顏及記皆勤齋蕭徵君
所作詩則當世名公之所贊詠也既已異之為題卷尾
歸之其秋復具禮幣及節婦行狀致其尊人世榮之命

求葬銘辭不許乃叙之曰節婦曹姓諱崇善世為蒲城良族金源末譜逸不可紀節婦其生也幼而明慧長閑禮則年十六歸党氏為諱豫字仲和之配克相其夫事舅姑承顏順意得其歡心姑雖嚴以是愛猶已子至元己巳七月八日不幸仲和卒遺孤二子一女節婦哀毀幾斃鄉族嗟異時甫三十五歲既以盛年守義党氏族大力薄節婦刻苦治生持門戶內外資給不闕又取人負其夫積債貧不能償之券稟於舅姑悲焚之篤教其

孤二子舅姑繼沒罄家之有以辦喪具大德改元十二月有司以鄉里狀曹氏貞節上之朝旌表其閭里安西王妃懿旨寵錫纁帛優渥重叠榮耀一時時年六十五矣康寧之福在於晚歲子孫詵詵歲時上壽輝映家庭若曹氏之積善慶可謂無歉矣以延祐丁巳十一月十二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女適元氏先歿二子長名逸字彥才為安西郎實資居積庫提舉年四十二先卒娶屈氏亦卒生孫男克誠娶實氏曾孫男橘實孫女

一人適郭周御先生之孫惟聰次子名榮字茂之亦嘗
提舉塌房尋不仕凡二娶先趙氏生孫男二人女一人
長復初娶蔡氏生曾孫男移興宜兄梁山崇山次泰初
娶楊氏生曾孫男孝孫孫女適鄭萬戶之孫思復繼元
氏生孫女一人適孫氏初以二子之從事於安西邸遂
挈家寓奉元之咸寧縣遂以曹氏之喪權厝於奉元之
里仁里子世榮欲得銘以某年月日歸蒲城合祔於先
塋禮也余謂婦從一而終固為常禮然書傳記所載卓

然可紀者亦無幾矧世降俗薄如曹氏冰霜之操事舅姑治家教子無愧於古人無負於死者耶某嘗職太史是宜書銘曰無非無儀為婦之常至於患難其節乃彰始也不幸終也彌光含飴哺孫既壽而康瞑目無愧與夫同歲刻辭幽宮庶久不忘

強君妻程氏墓誌銘

致和元年秋八月興元路儒學教授程從道來請曰某不幸有姊之喪自惟兄弟遠離病不克奉其湯藥沒不

得見其屬纊送不能與於執紼悲痛莫贖僅有求文以誌其墓少伸此志願有以寵綏之余亦哀其請弗克固辭視其狀序之曰程氏故鳳翔隱士程載之之長女也幼慧而婉善適父母意又睦於昆季宜於家人年二十有一歸同郡強氏強先世居洛陽厥祖諱堅者值金亂徙鳳翔占籍焉二子曰寧曰順寧先卒順字和甫力農不仕年七十二而卒配楊氏亦二子長先卒次諱文寶字君玉即程氏所適也君玉為人聰明篤實頗涉書史

亦不願仕孝悌力田敦睦宗族信接朋友好周人急又得程氏相之撫育兄子如己生及長為婚娶以祖遺業及已所殖產中分無所吝強氏姊卒女數人無依皆厚資給歸名族氏至於他人之婚喪不給者亦往往助之君玉以此見稱於鄉里程氏無不力焉君玉一日置酒饌會親舊酒既行言曰某命當終望諸親善自愛不復久相見矣因徧拜泣下座皆驚惑翼日復各詣門告別又後數日具衣冠與妻子訣囑以後事即寢良久不聞

息就視之已逝矣衆異以為奇男子時至治三年九月十六日也年四十有六始程氏歸君王時舅姑具在以事父母之孝事之俱得其歡心娣姒無間言敬事其夫未嘗忤其顏色教育諸子治理家務內外整飭婦道母儀可謂克備以致和元年七月十有七日病卒年五十有六凡六子曰允忠允恭允敬允道允德允謙女適本郡張某次未笄孫女三人俱幼姪孫男二人兄子時中之子允敬漢中道廉訪司保為四川道廉訪司書吏以

其年某月日合祔於鳳翔府北里仁鄉之先塋夫君王之墓禮也弟從道來速銘曰葬有日矣敢請銘曰貞靜以為質婉順以為容相其夫以勤儉凜其志於初終子孫蕃衍閨門肅雍歲方閱五伉儷相從德則多矣壽胡不融以撫其實以銘其封

太原郡侯王公神道碑銘

聖朝廣仁孝於天下凡內外官皆得視所受爵秩之崇卑以及其親於是中憲大夫興元路總管兼管本路諸

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王忠得以三品秩追贈其考
亞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妣關氏太
原郡夫人嗚呼可謂幽顯皆有光矣先是忠繇國學生
史戶部徽政及都事章慶使司勅授公承務郎關氏追
贈恭人公拜受已蹙然曰嘻我何功而至此哉後忠擢
徽政院檢校覆料官進公承直忠自奉直大夫經歷章
慶又升奉議繕珍司丞秩正四品公已卒制贈中順大
夫知河中府上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關氏太原郡君

忠繼授朝列大夫都提舉萬億賦源庫提舉洎遷尹興
元公得贈三品進侯爵蓋王氏太原之望世居晉寧之
襄陵公諱誠字子敬曾大父樞大父讓父伸皆潛德不
仕伸娶張氏子男三人長貞次泰季即公也性醇慤而
恕力田為業不服華美居里閭以義聞子孫營生者嘗
諭之曰為人貴心術端正無或自欺吾見世之競利者
於出入之際權衡之低昂概量之盈縮尺度之短長欲
欺於人先欺於己害天理傷陰騭誠為可畏汝等得已

則已無如治田力食無愧儉約省浮費自可以給故公
治家有法亦贍足嘗見遺粒於地則以暴殄天物責家
人鄉里子弟之從學瑩獨窮居親戚之婚娶喪葬行道
之流離乞丐匱乏艱棘目之所睹力之所及率惠助之
或得遺物必歸其主不得即榜於路以須其人其克已
安分如此雖天性之美而家法亦有自來矣旦望宴集
親友談論相勗以善嘗遇異人授以道術年甫四十夜
靜坐達旦享壽七十有五子男三人伯蚤卒次曰忠曰

德忠娶謝氏繼續氏以忠貴皆封郡夫人孫男四人質
亨施元曾孫男燕山善慶女孫二人公之配夫人關氏
亦克相夫子閨門雍肅衣儉以潔祭祀必躬奉尊長動
止以禮大小衣服裁紉不倦每炊密減米抄合歲久積
多遇荒歉給家之餘尚可及人妯娌親鄰睦無間言雖
卑幼責無惡語嘗誡新婦等相義讓毋妬致昆仲不協
勿私藏寄外家各勤苦率先勿稱已勞不幸先公卒合
葬從祖塋禮也於總尹興元三年篤實愷悌民愛慕之

則其能服公平昔之訓而施於政事可知矣與道源居相邇且久一日以善狀禮幣再拜請曰先公積德於身而不顯以遺我後之人墓道之碑未樹蓋有待也今既侯斯可矣敢求文以刻諸石固辭請益堅道源自惟嘗執筆太史氏之後法所當書不書是不能成孝子之志也謹叙而銘之曰允矣王公德積於身其德維何篤守真純欺不萌心惠存及人以訓諸子亦克書紳仲也宦達恩得顯親公歎何功不笑而顰晉疆侯爵歿贈繼臻

象服襜然兼責其嬪維孫及曾魚貫誥誥其福未艾若
時方春銘饒墓石愈久彌新

何氏宜人墓銘

何氏某梅隱先生名坤章字朝瑞之長女母王氏宜人
生而淑懿愿慤性極孝不勞教誨循於禮法善女工夫
道源年十四五時從其父先生學先生憐其頗可教遂
妻之及歸蒲氏克執婦道盡將其纂組舊習棄而弗治
一意於紡績蠶桑之業時道源家貧至於二親甘旨有

所不充宜人布衣菲食躬汲與爨勉力供養雖淡薄咸得歡心一家之縫紉補綴燈火達旦不以為苦後數年道源以教授鄉里生徒翕集家頗溫舅姑怡樂宜人眉亦舒平生寡言笑不事粧飾簡出入雖其弟家相距不越數里十餘年不一二至從可知也嫁時衣白首猶如新婦如等無纖隙之嫌歲時相祀惟謹歲癸丑道源被召命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又三年以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以七品例蒙封贈父母妻何氏遂受宜人

命從姑與宗族閭里之慶今道源又受五品職宜人當
封縣君未及而卒生二子三女閨門恩不掩義長子曰
樞先卒時年三十有一娶千夫長王氏孫女次機擢戊
午舉同進士出身為芮城縣令娶陳氏長女歸景氏夫
大全為城固縣主簿卒次歸江東肅政廉訪僉事次男
王惟祥先卒次歸杜氏次子彥禮攻進士業今為洋州
儒學正孫男二人牧奴開奴孫女三人宜人病荏苒歲
餘次男婦陳氏以辛未年正月十有五日風中卒宜人

驚憂至十九日乙未亦卒其生也歲壬戌秋七月二十
有六日至辛未年七十歲殯於家次男機自芮城歸以
是年十有一月某甲子葬於興元之東甕池村之先塋
夫道源以婦人之行不出門人無知者自拭淚以銘之
銘曰士之修行猶不望知况婦人兮其歸我也舅姑有
怡愉之色宗族無間異之辭又克勤以成家不溺愛而
教子咸得其宜銘而刻諸玄室以致余之哀思

鞏氏先塋之表

古之士大夫家嚴宗子詳譜系而世次不紊俗降法廢
為人後者懵不知其祖先之所自同宗昆弟甚至不相
識間有起流俗登仕版卓卓自樹沂流求源以昭示來
世其賢於人亦遠矣此輩氏墓表之所由作也輩得姓
自周卿士輩簡公以邑為氏晉有輩朔歷代譜佚不可
考至曾祖府君諱孝章大同路朔州人也世掌戎行金
時為監軍以忠厚傳家子二人長曰子固於今為伯祖
行驍勇絕人金末領軍民元帥迨歸我聖元仍職戍太

原今為冀寧路及卒葬於彼之榆次縣輦村之北次諱
安實為祖考性冲澹不喜奔競從事於秦樂終南甘水
之秀因卜築焉壽六十有二祖妣侯氏勤儉起家克相
夫子生子六人溫英天瑞仁義希文壽六十有八以至
元六年八月某日合葬於奉元路盤屋縣珍藏鄉姚村
之塋溫字仲和行為伯父研究經史潛德不耀以逸齋
自號有四子伯泰伯誼伯昌騏革顯考諱英府君字仲
榮為人材武曉師律起授千夫長方朝廷加兵於蜀也

君率所部從蜀既定立家於成都以至元十三年四月
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歲妣李氏後君十一年四月十
七日卒享年六十歲以元貞元年二月某日合葬於華
陽縣之新塋子男三人伯康伯平世傑天瑞以下皆叔
父也天瑞字仲祥仕至彭山主簿有三子仁字仲信生
文毅華文郁思忠思恭思茂凡六子義字仲禮一子
美嗣希文字仲章一子伯諧嗣皆不仕蓋自監軍而下
伯祖房皆居冀寧祖房皆居奉元惟考君及叔天瑞房

皆居蜀嗣孫世傑與道源有舊從調京師訪余於史館
懇請曰世傑幸承餘慶獲祿不及養顧惟先世隨所寓
地而葬子孫因亦散居而墓隧皆未有銘誌以表顯於
後大懼傳世久遠邑里蔓隔末裔不復知輩氏一源此
而弗圖厥罪何所逃耶余感其誠意不忍辭為視來狀
次第之世傑今為奉議大夫新知劍州讀書有吏材其
官業之進家門之盛猶未可量也銘曰惟輩受氏爰自
邑封裔徙朔邊世以武雄金社既墟挈族來冀復葬輩

鄉事若符契仲也至秦子孫誅誅又派於蜀聚居曷因
太原郡伯王公墓表

元統二年春興元路總管王忠以事狀一通備述其丘
壠因革祖父實跡拜請於某求文以表墓道辭不獲視
狀直叙其事曰惟王氏世居晉寧之襄陵為望族金季
譜逸莫考縣之西南村曰齊勝有王氏遠祖塋内存三
大塚俱無誌石又東北六十舉武亦王氏塋三大塚又
一小塚無誌不能派別地狹穴滿遂直東北五十舉武

創塋祖居中伯父二及考君叙葬孝孫忠至順二年在興元任制下贈祖為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太原郡伯祖母張氏太原郡君祖諱伸忠年十有三歲時已老健嘗聞其訓誡子孫曰汝等勿欺暗室勿陷害人妨德損福莫此為甚我遇兵難挈負三子避於山中艱苦不可勝言幸際平定得保餘生簾衣糲食自以為安勤儉積粟及棗實甚於金玉自給之餘周給貧困救助凶喪不施勞於人不矜己長而言人短侵田畔者不

與爭訟屈已遜言彼自感動復歸所侵人有紛競勸各
忍忿悅從者衆吾平日以此存心宜誌之又誠諸婦孝
親治生敦義讓絕妬忌子孫及諸婦俯首聽命永為家
法至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終於正寢享壽八十有三
葬於新塋立表以誌惟伯父諱字子孫世次則具見於
考君神道碑茲不重出孫忠自惟無以遠承祖考餘慶
備員侯牧而祖得以四品伯爵焚黃蓋其陰德有自來
矣某述其事既係以銘曰黃潦稽天涸可立待王氏源

深流達於海宗派之傳縣億萬載

閒居叢稿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閒居叢稿卷二十六

元 蒲道源 撰

行狀

西軒王先生行實

先生姓王氏諱得輿字載之世為濩澤高平人其先有仕至郡守者有云出於文中子之裔但以世涉多故家譜逸墜無可考徵父諱仁政潛德不耀能守先法母陳氏通孝經論孟及女誡等篇先生生於己卯四月初五

日髻齏穎悟強記過人九歲中經童然性莊重如老成人母曰興王氏者其此子乎金末壬辰之變怙恃俱失時年十有四能自立雖顛沛流離之際未嘗廢學所至必交有識之士辛亥從戍蜀時夾谷公行興元西川省事駐重兵漢中尚書楊德新郎中夾谷君王識先生行伍間薦於公辟用先生雅不欲遂相與招延之使教諸子先生因留家焉癸丑李忠宣公以從宜行府興元一見深器重之以邊鄙俗尚獷悍起先生充三教提領視

事未幾即以興修廟學為請南冠之在俘繫者皆百計振拔俾復儒編先生早工詩文丙辰過長安聞魯齋許氏以道學鳴遂悔其少作而火其藁慨然曰吾儒自有可學事奚用是為於是絕去俗學聚周程張朱氏書而探討之得其義理之精微尤以踐履躬行為實務中統建元商廉二公行川陝省院事陞充興元路提舉學校兼本路勸農事先生嘗曰農桑者學校之所資學校者人才所自出而人才又風化所係也於是復以廟學請

於樞院行府得報營於城內西南先生親督其事構貫
進齋於大成殿之東為諸儒講授之所書伊川四箴及
白鹿洞齋規以示教人及為學之方至元乙亥先生將
改葬其先於濩澤時歲艱盜剽或有止其行者先生曰
是念一萌幽明無間餘何避焉遂決意行過秦歷魏抵
高平冒暑復下河南詣登封故居求祖考妣之遺王陵
谷變遷茫然莫擬先生齋宿默禱致其精誠夢寐有徵
求而果獲遂一遵文公家禮而合葬焉觀者如堵僉曰

昔所未見也登封令杜某拜且泣曰某以先世靈櫬在茲表請於朝得宰是邑求訪百至而情事竟不獲伸先生孝感豈偶然哉歸自覃懷過魯齋先生留止旬日魯齋深嘆贊之明年至漢中以目疾力辭提舉職怡然退處覃按察彥清雷御史彥正游平章子明王大參彥才俱以按治過郡交章薦聞朝論亦以先生宿儒耆德人所儀表勅授興元路儒學教授竟以前辭不就所居庭宇幽深竹樹茂美東偏為家塾號曰習齋中奠先聖顏

孟左右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先生像朔望率子孫而拜
奠之四周積經史子集及前賢墨跡石刻今士大夫詩
文雖後生小子片言隻字略無所遺以文公敬箴標第
其號俾易尋取不致散失一器一物置之用之各有常
處嘗曰有物有則人自不察爾有齋曰西軒先生自號
也其燕處之室曰慎獨蓋其戒慎恐懼無所不用其力
焉南有園園有亭字曰怡然記者謂先生二字友愛有
怡怡之怡孝養有怡聲之怡先生俯仰無愧一順於理

有怡然之怡凡賓客及名卿鉅公至漢中者則必登先生門升此亭聞義理性命之論冠婚喪祭之說異端詭怪縱橫利祿一言不得與也又南褒有別墅築亭龍江之澚榜曰曲肱得山水之秀目以八詠弦誦之暇徜徉乎其間有浴沂詠歸之樂先生居常正襟危坐肩背疎直無少詭側雖僮僕卑幼不冠不見未嘗見有惰容至是屬疾二十餘月猶無異平日論語一書與餌藥方無時釋卷家人勸之乃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我自

樂之無所苦也疾革誦詠不絕座客問讀何書先生曰
序卦屬續無別語抗聲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良久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至元二十九年壬
辰十二月望日壬寅卒於正寢壽七十有四葬褒城縣
麓堂鄉之西臯娶張氏勤儉雍肅以母死兵亂中終身
不事容飾鄉里敬慕焉先生學術之正實承伊洛考亭
之後於書無不讀禮樂名物節文度數洞究淵微亮析
縷解然純一不雜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四書

未嘗去手集註或問皆默成誦尤粹於易訓蒙以小學
書為切務曰此古人教人為人性子雖大學不是過也
初年郡人多不知小學之教而有譏之者曰自有六經
在奚用是為先生莫之辨也久而學者信讀之由是而
有成者眾矣嘗曰學不貴乎博貴乎適用為學而不適
用則亦何以為學哉海內之士道同心契者魯齋許氏
潛齋楊氏有疑不憚遠而相與訂正焉先生家法之嚴
尤謹於內外男女之別諸婦送其子女止於中門男賓

未有輒至中門者有事擇書童幼而謹愿者以將命子
壻同居二十年未嘗一至其寢室每旦夙興詣祠堂拜
謁畢子孫於其所在行晨省之禮先生問以所習事業
而責其成功婦女羣下皆然昏定亦如之正至朔望叙
拜如儀先生必以平昔所歷患難今日所以為樂者諭
之且警戒曰惟孝友於兄弟又曰孝衰於妻子又曰異
姓之婦或能賊同氣之愛人之所以為人者孝弟而已
一日復視易傳諸書凡三十五部計一百七十三帙共

九百三十三卷既畢召其子及諸婦諸孫序立堂下示之曰吾見人家昆季往往不義皆因父祖積財以啓爭端吾幼罹大變骨肉離散惟餘此身艱險百至雖欲積財何可得也縱使得之亦匪我心惟於六經書籍必存心懇懇以求之近所得書籍類皆散亂甚可惜也余雖盛暑日以雞鳴而起手自料理如是者兩踰晦朔殊不知勞自以為樂爾庶幾若輩領解吾意也他日觀是書者必不忍鬻墜之就能明乎聖經賢傳之奧日行乎孝

弟忠信之實則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和睦和氣藹然雖欲致爭亦無自而得也或私畜財貨敢言異居者子放婦出非我宗嗣子子孫孫永為家範皆再拜於堂下壻劉天祿舉杯為慶先生因書以為記趙總判德元因謁先生觀其家雍睦氣象不覺嘆曰先生一家其堯舜之民乎鄰母楊尚書夫人在興元最名有家法者其家人少有喧譁即禁止之曰獨不畏王先生聞之耶郡人有某兄弟爭財役訟者歷年不

決先生諭以孝弟之義天倫之重翼日二人感泣相謝
同爨如初迺弟文以紀其實先生為書其後曰某門勝
事先生守禮之篤冠婚喪祭一以朱氏書為本行之惟
恐未至異言喧聒弗顧也長婦之喪一遵禮制子無疾
猶疑以請先生曰禮如此吾獨何為後因閱朱子格言
見文公喪其長子於寒泉用是禮先生曰文公以是喪
其長子吾以是喪吾長婦之為後者又何過乎其有義
起而因時制宜者如父在妻亡而有子而主祭者父也

夫祭妻亦禮也題其主則當如之何先生以宗子之法斷之俾題曰亡室某氏冢婦某氏神主祭則使其夫若子奉父祖之命而祭之後考禮有舅夫若子為主之文又家禮婦人無腰經先生則以儀禮為主而用之但視男子之制為小耳童穉則經而不冠先生之意不惟與禮意默契而所以處之者又得其宜焉郡人治喪不但一二人家化之尤重於追遠奉祀則變常盡敬以致其如在之誠少不如意則愀然累日如有求而弗得者

月朔薦新雖貧必備嘗曰吾於考妣皆不及養惟此庶少盡此心也生朝則深居靜處或出避野次誦蓼莪及書文公新舊說仍識其歲次于後是日也不飲酒食肉語輒流涕聞有歌則起而避之明日子孫方上壽焉先生教人之方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日用常行無非至理所寓講誦則必欲字真句絕習舊通新日有程式本末先後莫不有序學者遠近歸之童稚侍立必叉手端拱行或蹶而手不敢失故其門人

皆能以禮自牧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至有未遊先生之門而聞其風者亦必詳詢備錄以為矜式先生師道之嚴竊有慕於伊川進不以禮未嘗輕受門人受業者至於貴且皓首見先生猶凜然畏敬伏拜牀下來去不迎送其以師道自重如此先生遇物之誠其於詐與不信雖不逆不億而未嘗不先覺之亦未嘗見罔於理之所無也惡人之惡能改即止於所當言不少假貸而不能不忤於人久而後知先生之言為有益於己未有不

慙且服者交友則久而益敬不以盛衰存亡有異友人
王君厚使絕域沒於王事遺孤甫六歲獨與母居貧乏
不能自存先生教育之均於己子弱冠則授以室又為
之請祿爵俾得以奉先養母其於取舍有非義不受者
有以義而不受者嘗曰與其取之而傷廉曷若與之而
傷惠寧失於我無負於彼先生風化之念不少釋於懷
寓漢中四十年其始至也庶事草創人惟知有二家不
復知有吾儒先生嘆曰斯責其在我乎遂懇請公卿創

修廟學經始洎落成朝夕孜孜甚於貪夫之營私者雖
祈寒暑雨不一日少弛其勞為屋近百楹手植槐柏皆
方列成陰至元丙戌始克大備先生又以魯齋所定釋
奠儀叅以文公蜀本凡七家禮而折衷之是秋之祭觀
者大悅皆以為內郡文物之盛蔑有加也次子無妄拜
雲南監察御史受命之日以親老辭先生曰君命不可
違也汝身向已屬官吾得而子之哉將行授以四書家
禮釋奠儀曰使遠人知此以為學知此以為禮知聖人

之教為可尊而王化由是可行則是行也其庶矣乎吾
老何恤焉先生字畫之微亦不苟簡必正色凝神一點
一畫而勁正緊結類其為人求書者必擇名教切已
之言書之莫不因其人之善而勉之因其失而救之先
生資稟極高涵養有素精思力行自幼至老敬義夾持
體用該備明白洞達表裏輝映晚年道尊德盛元氣混
融即之如陽春之溫徐而察之蓋有凜然不可犯者噫
使見用於世正大則有格君之術剛毅則有諫諍之風

平易則有循良之政其不用命也然道德之盛雖處於
下猶足以淑諸人焉叅政左山商孟卿贈詩云漢中有
高士王姓字載之簞瓢陋巷居怡然榜門楣妻子不戚
戚生徒亦熙熙名教非無樂紛華羞外馳橫流嘆湯湯
砥柱非君誰又云閉門不求知實在名自隨關中昔楊
震漢上今程頤江流不可竭思君無盡期中丞青崖魏
太初記先生怡然亭自謂無愧辭其畧曰先生魏冠博
褐進止舒徐其容莊其辭溫藹然程朱家語錄中人也

又曰先生之怡油然自得於義理涵泳之中日用體踐之實故為識者景仰如此尚書西溪王子冕贊云有諸中形諸外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為有道之賢其為名流所推重如此其他不可具述先生二子長曰無疾興元路儒學教授次日無妄四川廉訪司僉事事親俱以孝聞居喪毀瘠踰禮蓋能世其家法云

訥庵處士任君行狀

處士諱某字東卿姓任氏其先世居太原之汾州孝義

縣仁智村得姓自顓頊少子湯封於任夏更封於薛周
威烈王時有名座者以直言見稱於魏文侯居西河郡
即今之汾州也後有寧州刺史諱溫濮州刺史諱德基
大理評事諱政譜牒逸墜故不知為幾代祖也高祖諱
某以孝行稱隱德不耀曾祖諱文明字大有為襄陵尉
遂家襄陵學問該博政有能聲善於天文圖緯之學祖
諱潤字天澤父襄陵君令業醫不使之仕人怪之莫測
其意病革私謂之曰天象示變久矣不十年北方兵起

汝莫求聞達明醫足以逃世難活人足以積陰功一家
可保也祖天澤遂不仕以醫名於世歲之壬申天兵南
下其言果驗父諱志愈字時泰醫得家傳之妙其道大
行貧者施以藥資以米所活甚衆一日聞逆旅有呻吟
垂絕者往視之乃病旅也狀貌雄偉遺藥給粥月餘獲
愈其人拜謝曰生我者父母也活我者君也吾雖貧志
則有之他日當以死報摩合羅之名者我也再拜而去
其後金兵復寇平陽邏騎得君縛使前導指藏金寶之

地君恐遇害乃紿之以延頃刻之命且行見甲馬百餘
突前者連呼曰住令釋其縛衆軍皆驚不知其故前者
下馬却覘鑿謂君曰汝識我乎我即汝所活摩合羅也
吾今為帥求君相報已三日矣欲呼與去辭不從乃指
避兵之方與白金百兩仍贈弓矢曰有人來擾以此示
之遂舉家獲全於難後與平陽安某者俱以醫事睿宗
凡湯藥悉經其手以謹愿得幸未嘗一日離左右嘗賜
錦貂帽以拜掃丘壠乞歸又賜良馬一白金五十兩既

歸散餘資於所親之貧者築亭襄陵之城南榜曰種德
里之老者皆曰吾司命來矣病乞藥者如市既愈酬以
金帛一無所取曰非種德之意也乙未太宗詔都元帥
塔海紺卜征蜀病股訪名醫皆以君為言乃請於太宗
授以都元帥行軍太醫提領之職月給銀一十兩至漢
中興元行省沔國公留止遂卒時辛丑之十二月八日
也娶某氏先卒生子二人曰和曰睦再娶趙氏生訥庵
己亥五月二十六日也晬日母趙氏寘書筆錢三物試

其所愛但取書與筆而已或以錢握於其手輒擲於地人驚異之辛丑父卒甫三歲晨昏匍匐求父甚哀髻鬣不遂兒嬉凜然有成人之狀母趙氏性嚴有法教以義方五歲聞講解孝經既曉大義既長穎悟拔萃母有疾則輟食求醫鄰舍趙翁戲之曰汝能割股乎曰能又曰孝經云不敢毀傷如何對曰不敢毀傷聖人之法也割股愈疾孝子之心也翁竒之是夜焚香稽顙北辰言曰某三歲失父賴母鞠育甫十歲矣今而有疾豈敢自愛

其身不以愈我母之疾乎遂剪其肉以饋其母即愈鄉里稱之母卒號痛嘔血絕而復蘇水漿不入於口者五日哀毀柴立終身不復擇葬親拘忌陰陽者皆曰年月不利荅以司馬溫公論葬一節力主行之後卒無事皆嘆服焉凡冠婚喪祭一遵禮制君郊居二十年不喜入城府然祠堂舊在城中居四時朔望必躬詣薦新未薦不先嘗至期雖風雨或微疾亦力以往未嘗少怠也舅氏趙某者兵後相失偶於人穀中得之竭資以贖仍為

娶侍同居二十年甘旨供養始終一日也卒為制服以禮葬焉間嘗謂其二兄曰某見人家以戶役財物紛訟不已者甚衆某安忍為是且國家南征北討軍事為重我自應役於此鄉里田園足以資給子姪諸孫足以奉侍二兄但當娛樂自適某悉無所取自是四十餘年二兄絕不以軍役介意既卒子姪間亦未嘗及之來告之者資之使還雖數輩不輟郡人有馬氏者嘗以白金百兩為寄且死君詣其家見其母問曰知我與令郎有約

否其母以為負債來索也驚哭曰君勿言我兒死矣百事我無與焉君曰非也我處寄白金百兩今持以還無驚憂也遂遺之其母叩頭拜謝君先考之嬖人劉氏頗知經史善醫藥父卒為黃冠別屋以居醫道大行於漢中家用饒足劉氏病篤呼君謂曰我出汝家三十餘年賴令先君之餘庇有中之產諸養子無足托者我死汝盡收之勿為諸子所破君辭之曰無是理也劉曰我死任氏鬼也不歸任氏將安之乎君固辭劉曰得無憚

歲時一奠我君曰祭祀之事終身不忘止受一銀合以
免其意後諸養子果盡蕩其產君至今不忘祭祀云君
性剛正負奇志少頗喜孫吳術一日讀孟子至論王道
之際慨然曰吾儒自有可學事刮去舊習折節讀書聞
闕峯陳先生精於易圖緯術數之學曲盡其妙即往受
易焉先生嘗曰吾閱人多如任子者鮮矣君師慕交友
皆有識之士西軒王先生字其所居之齋曰求己王西
溪子冕書以揭其楣一時名公若青崖魏中丞山木王

內翰寓軒張集賢濟南姜中丞太原馮叅政輩皆以按
治過郡深禮敬之褒詠題贊盈縑滿軸且交薦於朝因
北上至汴偶有不慊於意歎曰夫學將以致用而伸吾
志堯舜其君民使無愧於心可也不然豈可碌碌隨人
後校升斗之祿哉吾不為也即日西歸為終焉之計卜
築於無憂灣之南朝夕遊詠於其間名其室曰訥庵且
歌之有不夷亦不惠非樵亦非漁之句園中所植花木
必成行列曰置物如養心不可使亂去草必務盡曰去

此如去惡不盡必將復萌不可圖也為政亦猶是爾庭
中有古山茶一株蒼柯怪節盤錯如石常呼為歲寒友
嘗自題云世教衰微日更深今人誰復古人心試看亭
下蒼蒼木一日猶移三面陰其寓意如此亭北畦蘭數
十本南開二徑兩旁皆菊清溝環匝植以白蓮常曰左
右前後皆正人又曰使居位者親賢若是豈不有庇於
民哉君襟韻洒落無塵俗之氣所居又有清致幅巾杖
履逍遙其間庵壁挂大易十圖燕坐瞻對其胸中造詣

又非他人所得知也每佳客至必出酒共飲談笑終日
使人疊疊忘倦常愛古語題其門曰舉世盡從愁裏過
誰人肯向死前休又云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
人來山木王公往歲奉使入蜀一見愛重如平生歡公
後按察漢中為銘求己齋有矯矯任子中立不倚之句
後十餘年公復來總興元治暇即往候之相與徜徉於
水光林影之中俗事一言不及也或把酒浩歌或對牀
清話賓主兩忘常云農桑者衣食之本風化之原乃力

農桑以率游惰又漢中風土之宜寒暄之節與古法有異者別集為一書名蠶桑輯要取為法者賴給足焉又云達而為相固可活人窮而為醫亦可活人分殊而志同者也乃搜閱家傳凡平日經驗藥方為一書名曰任氏集驗方一十卷樂周人之急士之貧而請謁者寒衣飢食有甚於已死喪患難尤著意焉見窮獨者必遺之食曰此無告之民也不可不恤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盡道理不固執不詭隨親戚有紛訟者正言以喻之不顧

其怨其人始雖懷忿終則悅服鄉里子弟有可進者隨其才之高下勉勵之氣和言忠聽者不厭雖居畎畝以天下之憂樂為心聞時政之善者則喜形於色反是則鬱鬱終日夏五月疾作謂其子曰吾生登明今而衝於太一渚灘來角於此木之絕也吾其死於七八月之交乎子輒應曰昨筮得臨之泰吉也君笑曰非爾所知也易樂必多憂泰者乾反居下乾父道也父失位矣子為父占吉從何來臨不曰至於八月有凶至者其在月之首

乎吾死必矣命具棺槨衣衾九喪葬之須曰吾歸矣夫
復何憂又曰有負吾債者想貧也我死勿難於人悉還
其券疾革憑几而坐神愈精明戒其子曰吾以勤儉起
家未嘗少懈雖居散地念念不忘君汝出仕雖居下僚不
可苟也當汲汲自勵以父母之心為心可謂孝矣釋老
二家吾無與焉命紙筆大字書曰子生無益於時者安
忍勞人動衆盈塞街衢取觀於人吾未見其榮也東野
草堂實子游息之所我必止於斯歲時祀我於此再命

以授道源使狀次之道源以鄉里晚進視君為先輩不敢固辭竊謂君早孤克自樹立勉勵得聞先生長者餘論及與賢士大夫遊其學識醇正踐履篤實雖不用於時觀其行已治家綽有餘矣按其所紀序述為狀未暇約其辭以待當世名公鉅儒采擇為誌以發其潛德焉

閒居叢稿卷二十六